







宋祁曰：臧疑作臧

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班固 漢書八十二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師古曰：蠡音礼。徙社陵。商父武，武兄無故，皆以宣帝舅封。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語在外戚，傳商少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為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居喪哀憊，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厲群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近臣。繇是擢為諸曹侍中、中郎將。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祿大夫。是時定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師古曰：共讀曰恭，幾鉅依反。

光祿大夫是時定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師古曰：恭，幾鉅依反。元帝商為外戚，重臣，輔政，擁佑太子，頗有力焉。師古曰：佐助也。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為左將軍。而帝元舅大司馬

宋祁曰：注文  
鉅字上當  
有音字

大將軍王鳳顯權行多驕僭高論議不能平鳳知之  
亦疏高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  
奔走相蹂躪也師古曰蹂踴也九反籀音蘭  
老弱號呼師古曰呼火故反  
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石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為  
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群  
臣皆從鳳議左將軍高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  
城郭師古曰冒覆也令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  
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師古曰訛為也不宜令上城  
重驚百姓師古曰重直用反上迺止有湏長安中稍定問之果  
訛言上於是美壯高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  
失言明年高代匡衡為丞相益封千户天子甚尊任之

為人多質有威重師古曰多質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  
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師古曰在未央宮中丞相高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高師古曰單于將過也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高貌大畏之遷延却  
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初大將軍鳳連脣揚眉  
為琅邪太守如淳曰婦家之婦親也其郡有災害十四已上商  
部屬按問羌次其屬令治之鳳以曉高告語也曰災異天事非人力所為形素善吏宜以為後師古曰且高不聽竟奏免形奏果寢不下鳳重以是怨高師古曰重陰求其短使人上書言高閨門內事天子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頽先是皇太后掌

宋祁昌字疑作案

宋祁昌字疑作寢

劉放曰下朝者左將軍丹等都是面上以道章下丹等令問達也。王嘉傳亦有一朝者列奏也。孟說是也。時左將軍等俱謂之中朝當屬下句云下朝者左將軍丹等間而後立廷對曰治遂反。

詔問高女欲以備後宮時女病高意亦難之以病對不入及高以閨門事見考自知為鳳所中師古曰中傷惶怖更欲內女爲援迺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會日有蝕之太中大夫蜀郡張匡其人俟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文穎曰令下朝者平之也。孟康曰中左將軍丹等問匡史古曰對曰竊見丞相高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師古曰意欲性殘賊不仁造票輕吏微求人罪師古曰票疾也。謂私求之也。票妙反又正妙反欲以立威天下患苦之前頻陽耿定上書言高與父傳通及女弟淫亂謂傳婢也奴殺其私夫疑高教使師古曰私夫女弟章下有司高私怨懲師古曰懲直須反商子俊欲上書告高俊妻

劉放曰當斷不親後庭之事為句乃不煩註釋矣曰劉放說同

宋祁曰易作是沫玉滿沫微昧之明之王觀國之昧與沫義同

左將軍丹女持其書以示丹丹惡其父子乖逆師古曰名子逆也爲女求去高不盡忠納善以輔至德知聖主崇孝遠別不親師古曰遠離女色而後庭之事皆受命皇太后太后前聞高有女欲以備後宮高言有固疾後有耿定事更詭道因李貴人家內女師古曰詭違也執左道以亂政師古曰左道僻左之道謂不正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師古曰逸書也易曰日中見昧則敵住者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纖介怨恨而日爲之蝕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休愁憂師古曰卒終也。愁古惕字今高無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寵師古曰自宣帝三主身位三

劉放曰春申君獻妾所生子乃幽王非懷王也疑注自誤非傳者之共

公宗族爲列侯吏二千石侍中諸曹給事禁門內連督諸侯王權寵至盛審有內亂殺人怨懟之端宜窮意考問臣聞秦丞相呂不韋見王無子意欲有秦國而求好女以爲妻陰知其有身而獻之王產始皇帝及楚相春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國即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自漢興幾遭呂霍之患師古曰幾鉅依反令商有不仁之性迺因怨以內女其姦謀未可測度前孝景世七國反將軍周亞夫以爲即得雒陽劇孟關東非漢之有令商宗族權勢合貲鉅萬計私奴以千數非特劇孟匹夫之徒也且失道之至親戚畔之閨門內亂父子相許師古曰許告居謂斥其罪也音反而欲使之宣明聖化調和海內豈不繆哉高視事

朱祁曰詩見該音九列反引字林面相斥罪也浙本音居又反

五年官職陵夷而大惡著於百姓甚虧損盛德有鼎折足之凶師古曰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餘鼎實也謂所享之物也渥厚也言鼎折其足則覆喪其實喻大臣非其任則虧敗國典故宜加以厚刑臣愚以爲聖主富於春秋即位以來未有懲姦之威加以繼嗣未立大異並見尤宜誅討不忠以過未然師古曰過止也未然謂行未有其事恐將然也謂行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姦之路塞矣於是左將軍丹等奏高位三公爵列侯親受詔策爲天下師不遵法度以翼國家師古曰翼助也而回辟下媚以進其私師古曰回表也辟讀曰辟執左道以亂政爲臣不忠固上不道甫刑之辟皆爲上戮罪名明白臣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孟康曰若盧寺是也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卒之於黃門北

是制詔御史蓋丞相以德輔翼國家典領百寮協和萬國爲職任莫重焉。令樂昌侯商爲丞相出入五年未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執左道之羣陷于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脩奴賊殺人疑商教使爲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令或言商不以自悔而反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于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謚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為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商罪過未決請除國邑有詔長子安嗣爵爲樂昌侯至長樂衛尉光祿勳商死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直無罪。

言鳳顯權蔽主鳳竟以法誅章語在元后傳至元始中王莽爲安漢公誅不附已者樂昌侯安見被以罪自殺國除師古曰被加義反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爲衛太子良娣產悼皇考皇考者孝宣帝父也宣帝徵時依倚史氏師古曰倚於綺反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恭已死三子高會玄會玄皆以外屬舊恩封曾為將陵侯玄平臺侯高侍中貴幸以發舉反者大司馬霍禹功封樂陵侯宣帝疾病拜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元帝高輔政五年乞骸骨賜安車駕馬黃金寵就第薨謚曰安侯自元帝為太子

時丹以父高任爲中庶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驕乘，甚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傳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間，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孟肅曰：「留意於音樂，或置鼓鼙鼓殿之下。」師古曰：鼙，本騎上之鼓音，步迷反。天子自臨軒檻上，墮銅丸，以擿鼓。師古曰：檻，闢闢版也。墮，下也。擿，投也。墮音丁歷反。撻音丁厚也。溫故厚蓄故事也。李奇曰：「莊嚴之鼓節也。」音晉灼曰：李說是也。後宮疾擊之鼓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後宮反聲中嚴鼓之節。

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速疾也。」溫故厚蓄故事也。

皇太子是也。若迺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徵高於匡衡，可相國也。」

如淳曰：韶能也。陳惠李徵二人皆善門鼓吹也。

於是上嘿然而嗟。師古曰：嗟，古笑字。其

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師古曰：同處長大，養以至於壯。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上以責謂丹。師古曰：謂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撫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母，涕泣感傷陛下。」師古曰：「屬罪迺在臣當死。」上以爲然，意迺解。丹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年，上寢疾，傳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師古曰：「希，漸篤也。」平和也。數問尚

劉奉世臣子  
宜屬下句不  
當斷之音陽夏  
公謂如顏讀  
亦雅

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爲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師古曰不出計所出知計所出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卧內頃首伏青蒲上服虔曰青緣蒲席也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爲席用蔽地也師古曰以蒲青古曰應說是也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師古曰適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曰自託爲見定陶王雅素愛也令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為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師古曰離青蒲上也也離青蒲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師古曰寢漸也不自還者言當遂至崩亡也還讀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師古曰道丹嘵唏而起曰旋師古曰嘵音也還許旣反太子由是遂爲嗣矣元帝竟崩成帝初即位擢丹爲長樂衛尉遷右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給事中後從左將軍光祿大司馬鴻嘉元年上遂下詔曰支哀有德賞元功古今通義也左將軍丹往特導朕以忠正秉義賜壹舊德茂焉其封丹爲武陽侯國東海剡之武彊聚戶千一百如淳曰聚字喻反聚邑居也丹爲人足知愷弟愛人師古曰愷樂也弟易也貌若儻蕩不備師古曰儻蕩殊

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師古曰安也丹即却顛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師古曰却退也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師古曰寢漸也不自還者言當遂至崩亡也還讀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師古曰道丹嘵唏而起曰旋師古曰嘵音也還許旣反太子由是遂爲嗣矣元帝竟崩成帝初即位擢丹爲長樂衛尉遷右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給事中後從左將軍光祿大司馬鴻嘉元年上遂下詔曰支哀有德賞元功古今通義也左將軍丹往特導朕以忠正秉義賜壹舊德茂焉其封丹爲武陽侯國東海剡之武彊聚戶千一百如淳曰聚字喻反聚邑居也丹爲人足知愷弟愛人師古曰愷樂也弟易也貌若儻蕩不備師古曰儻蕩殊

誕無檢也。然心甚謹密，故尤得信於上。丹兄嗣父爵爲侯，讓不受分。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重以舊恩，數見褒賞。師古曰：重賞直用反。賜累千金，僮奴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內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爲將軍前後十六年。永始中，病乞骸骨，上賜策，曰：「左將軍宿病不衰。師古曰：言病不損也。願歸治病。朕愍以官職之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醫藥，以輔不衰。丹歸第數月薨，謚曰項侯。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皆以丹任，並爲侍中。諸曹親近在左右，史氏凡四人。侯至卿大丈，二千石者十餘人，皆訖王家廻絕，唯將陵侯曾無子絕於身云。」

傳喜傳

劉放曰：親當作

傳喜字稚游，河內溫人也。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立為太子，成帝選喜為太子庶子。哀帝初即位，以喜為衛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為大司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既聽奉退，衆庶歸望於喜。從弟孔鄉侯晏，親與喜等如淳曰：俱傳大后從父弟也。而女為皇后。又帝舅陽安侯丁明，皆親以外屬封。喜執謙稱疾。傳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師古曰：豫。由是傳太后不欲令喜輔政。於是用左將軍師丹代王莽為大司馬，賜喜黃金百斤。上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絜，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傳氏賢子。」

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爲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師古曰謂季友立則魯不昌楚以子玉輕重。師古曰謂楚殺子玉而晉侯喜可知魏以無忌折衝。師古曰信陵君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爲難子玉爲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師古曰已解在上也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師古曰趙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趙將廉頗固壁不戰秦迺使人反間於趙曰秦之所惡獨畏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遂敗數十萬之衆降秦秦皆阤之漢敵萬金以疏亞父。師古曰事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傳氏之廢興也淳曰傳喜顯則傳氏興其廢亦如之晋灼曰用喜於上亦陸下有光明而傳氏之廢復得興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自董之明年正月迺從師丹爲大司空而拜喜爲大司

馬封高武侯丁傅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傳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傳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後數月遂策免喜曰君輔政出入三年未有昭然臣朕不逮而奉朝大臣遂其姦心。師古曰遂成也申也咎由君焉其上大司馬印綬就第傳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曰高武侯喜無功而封內懷不忠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圮族。應劭曰放棄教令鍛其族類虧損德化罪惡雖在赦前不宜奉朝請其遺就國後又欲奪喜侯上亦不聽喜在國三歲餘哀帝崩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免傳氏官爵歸故郡舉將妻子從合浦奉白太后下詔曰高

武侯喜姿性端慤論議忠直師古曰：慤謹也。音口角反。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去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師古曰：論語載孔操之言以喻有節人也。其還喜長安以故高安侯莫府賜喜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哀賞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奉賜謚曰貞侯子嗣奉敗乃絕師古曰：史不得其子名也。

贊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傳之家師古謂印成侯及高鳳三家也。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師古曰：無善人也。陽平之王多有材能好事慕名其執在盛曠貴居非其位是爲曠官。故云曠貴然至於奉亦以覆國王高有剛毅節廢黜以憂死非其罪也。史

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副主掩惡揚美傳會善意師古曰：道讀曰附。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闈入卧內推至誠犯顏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師古曰：大雅柳之詩曰：無言讎。無德不報。故贊引之以喻丹傳。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凋之賞。哀平際會禍福速哉。

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薛宣朱博第五十三

班固 漢書八十三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宋人校本立如淳  
音鉗蕭談案  
說文音貞

宋祁曰注文行  
字下當有音

薛宣字贛君東海郯人也。少爲廷尉書佐都船獄史。後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祿少一歲不滿百石。計日以斗為數也。不其縣名也。其音基。琅邪太守趙貢行縣。師古曰。行下更反。見宣甚說其能。讀曰悅。從宣歷行屬縣。師古曰。以自從也。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察宜廉遷樂浪都尉丞。師古曰。趙貢遷也。樂浪者郡幽州刺史舉茂材爲宛句令。幽州古曰。樂浪屬洛浪者。帝反句音劬。於所幸也。宛於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宣爲長安令治果有名。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是時成帝初即位。宣

宋祁曰注  
刑文也字當

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師古曰周書文王之德曰至于日中反弗皇假食之篇稱亡逸之篇宣引此言也仄古側字也佚與遙同允執聖道刑罰惟中師古曰允信中竹仲反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師古曰疑謂不通也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師古曰刺史所察本有六條令則踰越故事信舉錯各意乖効妄為苛刻也六條鮮在百官公卿表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反向讀曰豫豫于也至開私門聽讒妄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師古曰言求備郡縣相逼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關於嘉賓之懼九族志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

往勞來之禮不行師古曰勞即到反來郎代反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南皮鄙反南與ழ同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餧以愆師古曰小雅代本之詩也解在元紀餧音俟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吏奏事特宜明申敕謂納東也師古曰申束也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宜敷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師古曰稱舉也白繇是知名讀與余同出爲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陳留郡有大賊廢蜀師古曰廢亂者政教不行也上徙宣爲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民敬其威信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始高陵令陽湊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遂持郡知長前二千石數案

宋祁曰注文勞字下表字下並當有音字

不能竟師古曰雖每案驗之不能窮竟其事及宣祖率詣府謁宜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迺手自牒書條其善臧師古曰牒書謂書於官也封與湛孟康曰法有主守盜鋤官錢自入己也也

盜孟康曰法有主守盜鋤官錢自入己也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張良曰依當時律條直十金則至重罪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師古曰伸眉言無憂也且令自去職不廢其後更爲官

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張良曰記謂斯與問使知清白也宣恐湛自知罪臧皆應記書記相當其距諱即欲驗治之湛書也分明謂考之師古曰記謂斯與宣

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得移

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奇適罰作使千人以上師古曰適讀曰謫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為非法師古曰言興造非法之用賈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賈讀曰游價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寃恐負舉者心辱儒士師古曰游本因薦舉得官而身又是儒者故云然故使掾平鐫令如淳曰平鐫激切又曰王常為光武鑄說其將師此爲徐以微言鑄鑿鑿之也師古曰平鐫之名鑄謂琢鑿也鑄全反孔子

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有李路之言也列次也言自審已之力用而就官次不能則退令詳思之方調守論語載孔子之答冉得檄亦解印綬去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恭字在山中讀曰辟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辨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師古曰辟民謹樸易治

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材遷在栗宣  
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朴不稱職得改之二人視事數  
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  
魏而不宜勝薛師古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勝  
薛大支言器能各有所施也趙魏晉之卿諸侯也  
施老謂家之長相也勝弱小國也故或以德顯  
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恤也蕭林曰恤同也兼也晉灼曰  
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  
咸師古曰自言端快無之惟聖人為能體異為而受縣之成功願勉所職卒功業師古曰卒終也宣得  
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  
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  
喜懼免冠謝宣歸恩受戒者宣為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

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師古曰愛人而安利也池陽  
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  
縣縣案驗獄掾迺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  
獄掾實不知掾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  
廉吏獄王立家私受財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  
士甚可閔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極以顯其愧師古曰以  
此職追贈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  
省官事故休吏冬夏至之日不賊曹掾張枝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  
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  
師古曰繇讀與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  
由同由從也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笑相樂應劭曰以壺矢  
相樂也晉灼曰

書篆形壹太字象壺关因曰壺失此說非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壹关謂一爲敵矣耳矣古笑字也斯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之宣爲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靜有思。師古曰有智思。省吏職求其便安。省視也。下至財用筆研皆爲設方略利用而省費。師古曰利便也。省減也。便於用而。吏民稱之。郡中清靜遷爲少府。減於費也。省所領反。共張職辦。師古曰共。讀曰供居家用反。張竹亮反。月餘御史大夫于永卒。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師古曰工官故皇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師古曰。書臯陶謐之辭也。哲智也。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無所不知故能官人也。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群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師古曰說。

不得其人則大職墮厥王功不興。師古曰墮毀也。固反數丁虞帝之明在茲壹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絜達於從政前爲御史中丞執憲轂下。師古曰言轂之不吐剛茹柔。師古曰大雅益人之詩云維仲山甫食也。音舉錯時當。師古曰言其合時而人庶反。當理也。當下浪反而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左馮翊崇教養善風德並行。衆職脩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文穎曰減三輔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故云然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一曰明試所以言譽人者必當試以事。宜考績功課簡在兩府。師古曰簡大也。一曰明。兩府丞相御史府也。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臯師古曰過也。

稱謂踰其實而妄稱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譽之也奸犯也音千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師古曰自後也召南羔羊之詩表在位皆節儉正直其詩行清絜減膳食率從公道也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遂以宣為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為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户宣除趙貢兩子為史貢者趙廣漢之兄子也為吏亦有能名宣為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子好儒雅宣經術又淺上亦輕焉久之廣漢郡盜賊群起丞

相御史遣掾史逐捕不能克上迺拜河東都尉趙護為廣漢太守以軍法從事數月斬其渠師古曰渠大也降者數千人迺平會古曰邛成太后宣帝王皇其後上聞之以過丞相辨師古曰邛成太后宣帝王皇其後上聞之以過丞相  
辨后也趨讀田趣言苟取辨御史遂撫免宣曰君爲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無聞焉師古曰不聞其有比行也朕旣不明變異數見歲比不登倉廩空虛師古曰比頻也登百姓飢餓流離道路疾疫死者以萬數人至相食盜賊並興群職曠廢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迺者廣漢群盜橫殘賊吏民朕惻然傷之數以問君君對輒不如其實西列高絕幾不爲郡師古曰高與闡同鉅依反三輔賦斂無度酷吏並緣爲姦師古

曰並步侵擾百姓詔君案驗復無欲得事實之意九卿  
浪反以下咸承風指同時陷于謾欺之辜咎繇君焉師古曰謾誑也  
音慢又音莫干有司法君領職解慢師古曰法謂據法  
反錄讀與田同慢與開謾欺之路傷薄風化無以師示四方不忍致君  
于理其上丞相高陽侯印綬罷歸初宜爲丞相而翟方  
進爲司直宜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後方進  
竟代爲丞相思宣舊恩宣免後二歲薦宣明習文法練  
國制度師古曰練猶熟也言其詳熟前所坐過薄可復進用上徵宣  
復爵高陽侯加寵特進位次師安昌侯給事中視尚書  
事宣復尊重任政數年後坐善定陵侯淳于長罷就第  
初宣有兩弟明脩明至南陽太守脩歷郡守京兆尹少

府善交接得州里之稱後母常從脩居官宣爲丞相時  
脩爲臨菴令宣迎後母脩不遣後母病死脩去官持服  
宣謂脩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駁不可師古曰駁  
同獨如色間雜脩遂竟服是兄弟不和師古曰繇久之哀  
讀與由同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也毀宣不供養  
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列封侯在朝  
省宣子況爲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脉客楊明欲令創咸  
面目使不居位師古曰創謂傷之也初良反其下並同會司隸欽況恐咸  
爲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創事下有司  
御史中丞衆等奏况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救  
丞化而骨肉相疑咸受脩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

述衆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況知咸給事中。恐為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功宮闈要處。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南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師古曰。南與桀同。杜塞也。桀無所畏忌。萬衆謹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鬪者同。臣聞敬近臣爲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過公門則下車。見路馬則撫式。蓋崇敬也。式車前橫木。君高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師古曰。遂成也。言舉意上。漫之源不可長也。漫字或作侵。侵犯也。其義兩通。長竹兩反。況首爲惡明手傷。功意俱惡。孟康曰。手傷人者為功。皆大不敬。使人行傷人者為意。明當以重論。及況皆弃市廷尉直以爲律。曰。闕以刃傷人。完為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詆

欺威罪師古曰。誠毀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疚者。與病也。音丁禮反。人之罪鈞惡不直也。應劭曰。以杖起青黑而無創瘢者。謂痕痛。遇人不以義為不直。雖見歐與歐人罪同也。師古曰。疚音侈。音鮒。咸厚善脩而數稱宣惡流聞不誼。不可謂直。師古曰。言咸為脩而宣是不誼而不直。況以故傷咸計謀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師古曰。促讀。非以恐咸為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民爭鬪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不正則至於刑罰。不中刑罰不中而民無所錯手足。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錯置也。音千。今以況為首惡。明手傷為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師古曰。原謂尋其本也。原況以父見謗。發忿怒。無

它大惡加謔欺輯輯古曰輯與小過成大辟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合也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以怒增刑明當以賊傷人不直師古曰以其受賊也其身有爵級故得減罪而為字上以問公卿議臣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況竟減罪一等徙敦煌宣坐免為庶人歸故郡卒於家宣子惠亦至二千石始惠為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脩師古曰郵行書之舍亦如今之驛及行道館舍也音尤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師古曰處安也什器為生之具也解在平紀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

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師古曰若不云惠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傳之言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為然初宣後封為侯時妻死而敬武長公主寡居上令宣尚焉及宣免歸故郡公主留京師後宣卒主上書願還宣葬延陵奏可況私從敦煌歸長安會赦因留與主私亂哀帝外家丁傅貴主附事之而疏王氏元始中莽自尊為安漢公主又出言非莽而況與呂寬相善及寬事覺時莽治况發揚其罪使使者以太皇太后詔賜主藥主怒曰劉氏孤弱王氏擅朝排擣宗室也音子諸反且嫂何與取妹披投其閨門而殺之師古曰敬武公主宣帝女也謂元后為嫂披發也扶桃

也與讀曰豫豫于也言此車不使者迫守主而逼之  
于於嫂也扶一兒反排它凋反遂飲藥死況梟首於市曰太后云主暴病薨太后欲臨

其喪莽固革乃止

朱傳字子尤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為亭長好客少年捕搏敢行師古曰好賓客及少年追擊搏无所避也稍遷為功曹仇俠好交師古曰伉健也音口浪反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望之子蕭育御史大司萬年子陳咸以公卿子著朴知名博皆友之矣時諸陵縣屬太常博以大常掾察廉補安陵丞後去官入京兆歷曹史列掾出為督郵書掾所部職辨郡中稱之而陳咸為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間步至廷尉二師古曰去吏自解職也中間步謂步行而伺間隙

以候伺咸事咸掠治困篤博詐得為醫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為咸驗治數百師古曰謂被掠也卒免咸死罪咸得論出而博以此顯名為郡功曹久之成帝即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為長史咸薦蕭育朱博除莫府屬鳳甚奇之舉博櫟陽令徙雲陽平陵三縣以高第入為長安令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師古曰更疊反及為刺史行部師古曰下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曰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迺發欲以觀試博心知之告外趣駕師古曰趣音工衡反既白駕辨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吏不察竟緩各自詣

郡師古曰丞尉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史者使者行部還  
郡職早皆黃綬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史者使者行部還  
詣治所史所止理事愛其民爲吏所寃及言盜賊辭訟  
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博駕車汎遣四五百  
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迺至於此後  
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  
從爲并洲刺史護漕都尉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  
遲緩多自高大以養名聲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  
卧師古曰右曹上曹也移病謂移居也博問其故對言惶恐  
師古曰言懼新太守之威故率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迺敢  
起就職博奮髯毛髮也音絃撻几師古曰髯頰也撻擊也音絃觀齊兒欲以此  
爲俗邪迺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史選視其可用者

出教置之置以代移病者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  
門郡中大驚頃之門下掾贛遂耆老大儒教授數百人  
拜起舒遲博出教主簿師古曰以此教告主簿贛先生不習吏禮  
主簿且教拜起閑習迺止又敕功曹官屬多喪衣大紞  
師古曰招音紹謂大縗也不中節度自令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  
尤不愛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邪  
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  
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師古曰言不能用  
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真折逆人如此  
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如楚趙吏博治郡常令  
屬縣各用其豪傑以為大吏文武從宜師古曰各因其才而任之縣

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  
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師古曰稱副也以是豪強熟服古文  
曰熟之涉反之報仇殺人而其賊士捕不得也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  
至姑幕車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  
丞詣閣博迺見丞掾師古曰以為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  
丞掾謂府當與之邪師古曰與閣下書佐入博口占檄  
文曰口授之古之膳反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  
書縣之文書如斯此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  
律令盜賊故云如律令王卿得敕惶怖親屬失色書  
夜馳騁十餘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

效檄到齊代閱師古曰代功芳府也閱所經歷也部掾以下亦可用  
漸盡其餘矣師古曰部掾其操持下皆此類也以高第  
入守左馮翊滿歲為真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  
薛宣而多武謠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師古曰言少  
便利然亦縱舍時有大貸師古曰縱放也舍置也貸下  
於人謂寬假於下也音吐戴反吏以此為盡力長陵大姓尚方禁師古曰姓禁尚方名禁少時掌盜  
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  
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師古曰瘢創痕也博辟  
左右問禁師古曰辟讀曰闢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師古曰言真得  
被斫之情狀叩頭服狀博唉曰大丈固時有是師古曰言情得  
不馮翊欲涵鄉恥投拭用禁師古曰投拭摩也涵能自  
免

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師古曰盡死力也博因敕禁母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有便宜之處為書記以言於博因親信之以為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博擢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閣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日積累前後取之事敗謾半言斷頭矣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莫連反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通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遺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師古曰蹉干何博遂成就之追達也反跂徒結反大司農歲餘坐小法左遷犍為太守先是南蠻若兒數爲寇盜師古曰若兒博厚結其昆弟使為反間襲殺之其豪長之名

師古曰間郡中清徙為山陽太守病免官復徵為光祿居莧反大史遷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為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師古曰剽劫也獨言行聽也剽頻妙反三尺律令人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為諸君覆意之如事故也師古曰覆芳目反正監以為博苟強意未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為平慶其輕重十中八九師古曰中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每遷徙易官所到輒出奇論如此以明示下為不可欺

者久之遷後將軍與紅陽侯立相善立有罪就國有司奏立黨友博坐免後歲餘哀帝即位以博名臣召見起家復為光祿大夫遷為京兆尹數月超為大司空初漢興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始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及成帝時何武為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師古曰立此義而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月星也分枝閭反今未俗文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其後上以問師安昌侯張禹以為然特曲陽侯王根為大司

馬票騎將軍而何武為御史大夫於是上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票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師古曰奉以備三公官焉議者多以為古令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史大史之職當休廢也後二歲餘朱博為大司空奏言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師古曰繇讀音同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

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為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  
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  
為御史大支。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  
國相也。今中二千石來更御史大支而為丞相。師古曰  
衡音工，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罷  
衡反復置御史大支。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支為百  
僚率。哀帝從之，迺更拜博為御史大支。會大司馬喜免  
以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置官屬。大司馬冠號  
如故事。後四歲，哀帝遂改丞相為大司徒。復置大司空  
大司馬焉。初，何武為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  
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師古曰：虞書  
舉典之辭也。

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令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  
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  
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支，而臨  
一千石，輕重不相准。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  
牧，以應古制。奏可。及博奏復御史大支官，又奏言。漢家  
至德溥大宇，內萬里。師古曰：溥與普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  
典州，督察郡國，更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  
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師  
曰：勸功自勸，而立功也。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貞二  
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  
已，恐功效陵夷。夷漸廢替，姦執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

史如故奏可。博為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榼。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為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劍以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終用敗。初，哀帝祖母定陶太后欲求稱尊號，太后從弟高武侯傅喜為大司馬，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持正議。孔鄉侯傅晏亦太后從弟，諱說欲順指，會博新徵用為京兆尹，與文結謀成尊號，以廣孝道。繇是師丹先免。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博代為大司空，數燕見奏封事，言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大司馬喜至尊至親阿黨大臣，無益政治，上遂罷喜遣就國。免光為庶。

人以博代光為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二千戶。博上書讓曰：「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而獨臣過制，誠慙懼。願還千戶。」上許焉。博大后怨傅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令奏免喜。侯師古曰：風謂諷也。晏古曰：諷謂猶言無乃也。博受詔與御史大史趙玄議。玄言事已前次得無不宜。師古曰：得無乃也。博曰：「已許孔鄉侯有指，匹支相要尚相得死，何況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許可。博惡獨斤奏喜，以故大司空記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師古曰：凡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得也。請皆免為庶人。上知，傳大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詣尚書問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劾

奏博宰相玄上鄉晏以外親封位特進股肱大臣上所  
信任不思竭誠奉公務廣恩化為百寮先皆知喜武前  
已蒙恩詔決事更三赦師古曰詔已罷官事又經三赦也更二銜反博執左道  
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背君鄉臣師古曰卿讀曰僑傾亂政治  
姦人之雄附下罔上為臣不忠不道去知博所言非法  
枉義附從大不敬晏與博議免喜失禮不敬臣請詔謁  
者召博玄晏謂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  
諸大支博士議郎議師古曰右將軍蟄望等四十四人蟄音矯  
以爲如宣等言可許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以爲春秋  
之義姦以事君常刑不舍師古曰魯大支叔孫僑如欲  
顓公室謂其族兄季孫行父於晉晉執囚行父以亂曾

國春秋重而書之師古曰舊如叔孫宣伯也行父季文子也子也宣伯通於成公之母穆姜欲去  
李孟而取其室使告晉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樂蕘  
也政令於是乎成令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若欲  
得志於曾謂止行父而殺之不然歸必畔十六年事在今晏放命圮  
族于亂朝政要大臣以罔上本造計謀職師古曰此皆爲亂師古曰此引詩小雅巧言之章也職主也階者基之漸也宜與博玄同罪罪皆不道上減  
玄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謂廷尉詔獄博自殺國除初博以御史師古曰器誠有極也  
以少府上奇爲御史大夫並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鐘  
聲語在五行志

贊曰薛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以登宰相宣所在而治  
爲世吏師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師古曰器誠有極也

博馳騁進取不師道德已亡可言師古曰言其事行不足可道也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鄧展曰假音休假借音以物借人世主已更好惡異前師古曰更改他後附丁傳稱順孔鄉師古曰撫也副其所求而順其意車發見詰遂陷誣罔辭窮情得仰藥飲也稱尺孕反鳩師古曰仰頭而飲藥謂孔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傳亦然哉師古曰論語云子疾病子路欲使行人為臣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故贊引之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班固 漢書八十四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翟父翟公好學為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為小史號遲頓不及事讀曰鈍數為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迺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宜師古曰言從何術藝可達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為諸生學問方進既厭為小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衆日廣諸儒稱之以射策甲科為郎二三歲

舉明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師古曰：宿與方進同經，常為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前而名譽不及方進，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師古曰：方進知之，僕伺常大都授時。集諸生大講授也。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已。師古曰：宗讓，內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相親友河平中方進轉為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有威名。再三奏事。史康盡輔奏事京遷為丞相司直，從上甘泉行駛道中，司隸校尉陳慶劾奏方進沒入車馬，既至甘泉宮會殿中，慶與廷尉范延壽語。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師古曰：當祭秦時待

行事有闕失罪合贖令尚書持我事來，當於此決。前為尚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書志已之事不奏方進於是舉劾慶曰：案慶奉使刺舉大臣，故為尚書知機事，周密。壹統明主躬親不解。師古曰：解讀曰：懈。慶有罪未伏誅，無恐懼心，豫自設不坐之比。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又暴揚尚書事，言遲疾，無所在，虧損聖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師古曰：既此之二條，於法皆為不敬。在臣謹以劾慶坐免官。會北地浩商為義渠長所捕，士也。商被縣長捕而逃土。長取其母與鰥寡連繫都亭下。師古曰：以深辱之。鰥，牡豕也。音家。高兄弟會賓客，自稱司隸掾長安縣尉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士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部刺史，并力逐捕，察無

狀者師古曰無狀謂商殺義奏可司隸校尉消勲奏言  
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平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為職視也今丞相宣請遣掾  
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太史為宰士者言其宰相  
之屬官而位爲士也奉甚誇逆順之理也音布內反宣  
使命大夫謂司隸也本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姦威案浩商所犯丁家之禍  
耳而宣欲專權作威乃害干乃國不可之大者師古曰  
範云臣之有作福作威乃凶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  
以下正國法度議者以爲丞相掾不宜移書督趣司隸  
師古曰趣會浩高捕得伏誅家屬徒合浦故事司隸校  
讀曰促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師古曰丞相周書洪  
于乃國害于厥躬故引之及御史也其有所會居

中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丞相御史初方進新視事而  
消勲亦初拜爲司隸不肯謁丞相御史大史後朝會相  
見禮節又倨師古曰倨傲也方進陰察之勲私過光祿勲辛慶  
志又出逢帝舅成都侯商道路下車立頭過迺就車師  
待也於是方進舉奏其狀因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  
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綱紀以  
尊卑上下之禮為大也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  
主御坐為起在輿爲下師古曰漢舊儀云皇帝見丞相  
贊稱曰皇帝為丞相下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  
起立乃坐皇帝在道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勲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  
化以視四方師古曰視慢同易弋鼓反而又謔節失度  
儀輕謔宰相易上鄉師古曰謔讀與

邪謫無常

師古曰謫古謂字也私過辛慶忌見平商而下車是邪謫色屬內荏應劭

屈撓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色厲而内荏譬諸小人

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言外色壯厲而内懷荏弱故方進

為言隋國體也音火規反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

下丞相免勲時大中大夫平當給事中奏言方進國之司直不自救正以先群下前親犯令行駛道中司隸廉平心舉劾方進不自責悔而內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容語言七客反以謔欺成罪師古曰謔毀後丞相宣以一不道賊如淳曰律殺不辜請遣掾督趣司隸校尉司隸校尉勲自奏暴於朝廷令方進復舉奏勲議者以為方進不以道德輔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勝立威師古曰必取勝宜抑絕其原勲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可少寬假

使遂其功名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詐廢正法  
師古曰逆詐者謂以詐音逆指人也迎也論語曰子不逆詐遂敗勲為昌陵令方進旬歲間免兩司隸師古曰旬編也滿也旬歲猶言滿歲也若十日之一周朝廷由是憚之丞相宣甚器重焉常諭掾史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久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權為女婿者師古曰權專也辜權者言已自專之它人取者輒有辜罪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臧數千萬上以為任公卿師古曰任堪也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為京兆尹搏擊豪彊京師畏之時胡常為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師古曰言當犯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強威嚴師古曰施解也居官三歲永始二年遷御史大

吏數月會丞相薛宣坐廣漢盜賊群起及太皇太后喪時三輔吏並徵發為<sub>士</sub><sub>兵</sub><sub>師</sub>古曰並免為庶人方進亦坐為京兆尹時奉喪事煩擾百姓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群臣多舉方進上亦器其能遂擢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身既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脩飭供養甚篤師古曰飭謹也篤厚也及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師古曰漢制自文帝遺詔之後國家遵以為常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總麻七日方進自以大臣故云不敢踰制為相公絜請託不行郡國事託於四方郡國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謹師古曰謹毀也音丁禮反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閼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歷

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間至宰相據法以彈威等皆罷退之初威最先進自元帝初為御史中丞顯名朝廷矣成帝初即位擢為部刺史歷楚國北海東郡太守陽朔中京兆尹王章譏切大臣而薦琅邪太守馮野王可代大將軍王鳳輔政東郡太守陳咸可御史大史是時方進甫從博士為刺史云師古曰甫始也後方進為京兆尹咸從南陽太守入為少府與方進厚善先是達信已從高第郡守歷京兆大僕為衛尉矣官簿皆在方進之右師古曰簿謂伐闋也薄音主簿之簿及御史大史缺三人都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宣有事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晉灼曰大臣獄重故以秩二千

石五人咸詰責方進，異得其處。方進心恨初大將軍鳳，奏除陳湯為中郎，與從事皆與謀之而行也。鳳薨後，從弟車騎將軍音代鳳輔政，亦厚湯。逢信陳咸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之父之音薨，鳳弟成都侯商復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商素憎陳湯，白其罪過。下有司案驗，遂免湯，徙敦煌。時方進新為丞相，陳咸內懼不安，迺令小冠杜子夏往觀其意。微自解說。子夏既過，方進揣知其指，不敢發言。求之，音初委反。居二何。師曰：「無幾謂少時。」方進奏咸與逢信邪枉貪汙營私，多欲背知陳湯，嘉俟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賂遺以求薦舉。後爲少府，數饋遺湯。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忠正身，內

自知行辟亡功效。師古曰：辟讀曰僻，而官媚邪臣，欲以徼幸。苟得，云耳。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師古曰：論語載鄙夫不可與事君也與哉。與讀曰與，孔子之言也。謂也與哉與讀曰與。成信之謂也。過惡暴見，不宜處位。臣請免以示天下。奏可。後二歲餘，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對策，拜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前為九卿，坐爲貪邪免。自知罪惡，暴陳依託紅陽侯立，徵待。有司莫敢舉奏。昌濁苟容。師古曰：冒貪蔽也。不顧恥辱，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後數年，皇太后姊子侍中衛尉定陵侯淳于長有罪，上以太后故免官，勿治罪。有司奏請遣長就國。長以金錢與立，立上封事，爲長求留。曰：陛下既

託文以皇太后故於詔文也誠不可更有它計言不宣遣就國後長陰事發遂下獄范方進劾立懷姦邪亂朝政欲傾誤要主上狡猾不道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為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為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師古曰與今立斤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閼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為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師古曰死黨盡死力於朋黨也欲相攀援死而後已師古曰援引已止也援音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雋才過絕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賤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士

纖外愛利之風師古曰愛利謂仁愛而欲安利人也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倫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師古曰論人則禮樂廢壞之言也言用不仁之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邦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姦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師古曰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鷙鷗之逐鳥爵也師古曰事見左氏傳行父魯卿季文子也鷙似鷗而小今謂之土鷗音之然反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黨之衆誠難犯犯之衆敵並怨善惡相冒師古曰冒覆蔽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閭咸歸故郡也以銷姦雄之黨絕群邪之望奏可咸既廢錮復徙故郡

以憂發疾而死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  
緣飾法術號爲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亡不當意  
內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初定陵侯淳于長雖外戚然  
以能謀議為九卿新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及長  
坐大逆誅諸所厚善皆坐長免上以方進大臣又素重  
之爲隱諱方進內慙上疏謝罪乞骸骨上報曰定陵侯  
長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  
師古曰 與許也君何疑焉其專心壹意母急近醫藥以自持方  
進迺起視事條奏長所厚善京兆尹孫寶右校風蕭育  
刺史二十石以上免二十餘人其見往如此方進雖受  
穀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歷具左氏則國師劉歆星歷

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如淳曰 劉歆及田終術二人皆受學於方進厚李尋  
以爲議曹爲相九歲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尋奏記言  
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變動見端  
張晏曰九年之中而月三食月朓山川水泉反理視患  
側匪星李營室東井熒惑守心江水不流山地之鎮宜固  
張晏曰元延中嶧山崩壅江江水不流反於常理所以示人患也師古曰視讀曰  
而崩水逆流謂正直弧中也揚眉揚其芒角色矢枉矢也孟康曰綏和元年正月枉  
矢從東南入北斗攝提與北斗拘建寅貴攝提中是也  
張晏曰矢一星貫中狼奮角張晏曰狼一星奮角者謂正直弧中也張角者有芒角也狼  
芒角則盜賊起天弓九星不金歷庫土逆度張晏曰庫二十星在在  
欲明明猶張也兵起之象金太白也歷武庫則兵輔沒火守舍張晏曰北  
軫南星也逆度逆行也土斗第四星

旁一小星曰輔沈沒不見則天下之兵銷三十日爲守舍謂日月所經宿舍也。一曰火守舍熒惑守心。師古曰。湛讀萬歲之期近慎朝暮。慎朝暮者言其事在朝夕。上沈曰。具謂具位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大位爲具臣以全身難矣。具謂具位師古曰。具謂具位之臣無功德也。斥逐之勑。不但斥而已也師古曰。言其事重其中與盡節轉凶。謂丞相之官屬也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麗善為星。師古曰。賁姓也。麗名也。賁音肥。言大臣宜當之上。迺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冊曰皇帝問丞相君有孔子之慮並貞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庶幾有成。惟君登位于今十年灾害並臻民被飢餓加以疾疫溺死關門牡閘。張晏曰。元延元年章士自立失國守備盜賊黨

師古曰。黨衆多吏民殘賊毆殺良民。師古曰。毆擊斷獄歲歲輩黨。古曰。黨也。音一。反多前上書言事交錯道路懷姦朋黨相為隱敵皆士忠慮群下兇兇更相嫉妬。師古曰。更其咎安在觀君之治。工衡反。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間者郡國穀雖頗孰。古師古曰。間謂近來也。百姓不足者尚衆前去城郭未能盡還夙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師古曰。謂財用也。百僚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群下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切增賦稅城郭壠及園田過更筭馬牛羊。張晏曰。一切郭旁地園田入多益其稅也。百人爲卒取一人所贍常稅萬千輸二十也。師古曰。增益鹽鐵變更無常朕旣不墺人緣反解在食貨志明隨奏許可後議者以為不便制詔下君君云賣酒醪

後請止。未盡月復奏議。令賣酒醪。朕誠怪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隨衆上下也。將何以輔朕。師道群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師古曰。蒙冒也。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經之言也。孝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孰念詳計。塞絕姦原。憂國如家務。便百姓以輔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強食慎職。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如淳曰。漢儀注。有天地大變天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上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上祕之。遣九卿冊贈以丞相高陵侯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供張梓櫻皆衣素。師古曰。柱屋柱也。櫻軒前天子親闈版也。皆以白素衣之。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它相故事。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疾。皇帝法駕親

至問疾從西門入。即薨移居第中。車駕往弔。贈棺棺斂具。賜錢葬地葬日公卿已下會葬焉。謚曰恭侯。長子宣嗣。宣字大伯。亦明經篤行君子人也。及方進在為關都尉。南郡太守。師古曰。言方進未死。已為此官。少子曰義。義字文仲。少以父任為郎。稍遷諸曹。年二十出為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為婚。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宛。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下並同。丞相史在傳舍。立持酒肴。謁丞相史。對飲未訖。會義亦往。外吏白。都尉方至。立語言自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須臾義至。內謁徑入。師古曰。內謁猶今之通名也。立迺走下。義既還。大怒。陽以它事召立。至以主守盜十金。賊殺不辜。部掾夏恢等收縛立。傳送鄧獄。師古曰。部分其掾而遣之。鄧亦南陽之縣。恢亦以宛太縣恐見篡奪。白義。

可因隨後行縣送鄧師古曰：因太守行縣以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至獄不如本不牧治載環宛市廻送師古曰：環繞也。音下平反。

立自隨即送鄧之獄

都尉自送

吏民不敢動威震南陽立家輕騎馳從武闈入語曲陽侯曲陽侯白成帝帝以問丞相方進遣吏敕義出宛令宛令已出吏還白狀方進曰小兒未知爲吏也其意以爲入獄當輒死矣師古曰：謂其不以自立有所恃扶以免脫後義坐法免起家而爲弘農太守遷河內太守青州牧所居著名有父風烈徙爲東郡太守數歲平帝崩王莽居攝心惡之乃謂姪子上蔡陳豐曰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爲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試天下人心必代漢家其漸

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彊蕃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立杆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爲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擾者遠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臧死國埋名獨可以不慙於先帝身埋而名立謂今欲發之乃貞從我乎師古曰：乃汝也

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及東郡王孫慶素有勇略以明兵法微在京師義廻詐移書以重罪傳逮追赴獄也於是以九月都試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也斬觀令文穎曰：觀縣名師古曰：音工喚反因勒其車騎林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嚴鄉侯信者東平王雲子也雲誅死信兄開明

嗣為王，薨無子而信子匡復立為王。故義舉兵，并東平，立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以東平王傳蘇隆為丞相，中尉皇丹為御史大夫，移檄郡國。言莽鳩殺孝平皇帝，矯攝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師古曰：比莽聞之，大懼，廻拜其黨，親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為奮武將軍，光祿勳成都侯王邑為虎牙將軍，明義侯王駿為彊弩將軍，春王城門校尉王況為震威將軍。師古曰：春王長安門也。本名宣平。城東出北頭第一門，莽更改焉。宗伯忠孝侯劉宏為奮衝將軍，中少府建威侯王昌為中堅將軍，中郎將震羌侯竇兄為奮威將軍。師古曰：况凡七人，自擇除關西人為校尉、軍吏、將軍。

師古曰：况

凡七人，自擇除關西人為校尉、軍吏、將

關東甲卒發奔命，以擊義焉。復以大僕武讓為積弩將軍，屯函谷關，將作大匠蒙鄉侯遠立為橫撲將軍，屯武關。師古曰：遠姓也。並名也。遠音錦，又音麌。今東郡有遠二音，並行書本遠字，或作遠。今河朔有建姓，自呼其義徒戴反義和紅休侯劉歆為揚武將軍，屯宛，大保後丞丞陽侯甄邯為大將軍，屯霸上。師古曰：丞陽侯音烈。常鄉侯王惲為車騎將軍，屯平樂館，騎都尉王晏為建威將軍，屯城北。城門校尉趙恢為城門將軍，皆勒兵自備。奉曰：抱孺子會群臣而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師古曰：祿又紂子也。父讀口甫。今翟義亦挾鄧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況臣未之斗筲。師古曰：斗筲自喻，杪器群小也。解在公孫劉田傳。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莽於是依周書作太誥。師古曰：

曰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三監淮夷叛周公作大誥莽自比周公故依放其事曰惟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汝鄉大夫元士御事應劭曰言以大道告於下御事主事也不弔天降喪于趙傳丁董應劭曰趙龜傳大后董賢也不弔言不為天所弔閨降下也洪惟大思幼稚孺子當承繼漢家無竟之歷服行政事上惟恩也冲稚也我幼沖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歷服事師古曰洪大也予未遭其明惣能道民於安謙辭也道導曰師古曰言我當來所以清度之故奔走盡力不憚勤勞而道百姓於安蓋為人謂周公熙我念孺子若涉渊水熙歎辭師古曰子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附近其反師古曰傳讀曰子豈敢自此於前人乎高皇帝所受命師古曰傳近奉承人謂周公天降威明用寧帝室遺我居摄寶龜師古曰威明猶

言明威也遺弋李反大皇太后以丹石之符廻紹天明意師古曰紹承也詔子即命居摄踐祚如周謂述翟義之言云爾也西土謂京師也言在東郡之西也於是動嚴綿侯信誕敢犯祖亂宗之序師古曰誕大也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皆灾使民不安師古曰皆病也音天所以降威遺龜者知國有灾病義信當反天下不安之故也皆同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師古曰復枝目粵其聞曰孟康曰翟義反書上聞曰宗室之雋有四百人孟康曰記刻見也在民獻儀九萬丈孟康曰民之謂賢者予敬以終於此謀繼嗣者儀者共謀圖國事終成其功我有大事休予卜并吉師古曰大車戎事此言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是爲美也故我出大將告郡太

守諸侯相令長曰予得吉卜予惟以汝于代東郡嚴鄉  
逋播臣師古曰逋云也播散也介國君或者無不反曰難大民亦  
不靜亦惟在帝宮諸侯宗室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師  
曰言介信國之宗室於孺子為扶父當加禮敬不可征討國若或有言曰禍難既大衆庶不安又劉帝  
不違卜師古曰卜既得吉天命不違故予為沖人長思厥難曰烏虜  
義信所犯誠動鰥寡哀哉師古曰無妻無夫之人役車遺我而令身解其難故我征伐以為孺子除亂非自憂已身也亦同受其害故可哀哉予遭  
天役遺大解難於予身以爲孺子不身自卹上書應助曰泉陵侯劉慶也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  
上書上書令莽行天子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樂班度量而天  
下大服謂布行也太皇太后承順天心成后攝之義皇

太子爲孝平皇帝子師古曰皇太子即謂孺子年在襁褓宜且爲子  
知爲人子道令皇太后得加慈母恩畜養成就加元服  
然後復子明辟師古曰辟君之事還孺子熙為我孺子之故古而重數而言  
予惟趙傳丁董之亂過絕繼嗣變剥適庶危亂  
漢朝以成三飫晉灼曰古厄字服虔曰厄會也謂三隊百一十歲師古曰適讀曰嫡極敵命師古曰害讀曰曷烏虜害其可不發力同心戒之哉  
天休于安帝室與我漢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師古曰言天道當思助人況更用卜吉能安受此命言順天命而征討  
於興復漢國故我惟用卜吉可知矣太皇太后肇有元城沙鹿之右張晏曰沙鹿在元城縣春秋時沙鹿崩王莽以爲元后陰精女主聖明  
之祥語在元后傳師古曰右讀曰祐

之祥李奇曰：李親懷元后夢月入懷，陰精女主之祥。配元生微以興我天下之符，遂獲西王母之應。孟康曰：民傳祀也。神靈之徵，微證也。非以祐我帝室，以安我大宗，以紹我後嗣，以繼我漢功厥害，遍統不宗元緒者，辟不得上。大緒者當速加刑，則是尊大緒也。是以廣立王侯，並建曾玄，俾屏我京師。繆指不得上，則是尊大緒也。作樂同律度量，混壹風俗。師古曰：混亦同音，胡本反。昭郊宗之禮，定五時廟祧。無文籍，皆祭之建廟也。咸秩云文。孟康曰：諸廢祀建靈臺，立明堂，設辟雍，張大學，尊中宗高宗之號。服虔曰：昔我高宗崇德，建武克綏，西域以受白虎威勝之瑞也。

應劭曰：元帝誅戚，鄧支單于懷，輯西域，時有獻白虎者，所以滅遠勝猛也。  
天地判合，乾坤序德。師古曰：言元帝既有威德，太后又非符應，則是天地乾坤夫妻之義相配合也。判之言片也。太皇大后臨政，有龜龍麟鳳之應，五德嘉符相因而備河圖。  
雒書遠自昆崙，出於重巒。師古曰：昆崐河所出，重巒洛古野。天地判合，乾坤序德。師古曰：言元帝既有威德，太后又非符應，則是天地乾坤夫妻之義相配合也。判之言片也。太皇天上帝所以安我帝室，俾我成就洪烈也。師古曰：共大也，烈業也。烏虖天明，威輔漢始而太大矣。師古曰：言因此難更以强大。爾有惟舊人泉陵侯之言，爾不克遠省，爾豈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師古曰：言爾當思久舊之人泉陵侯所言，不能遠省，讀古事，豈知太后之勤乎。我成功所，孟康曰：天慎勞我國家成功之所，在。予不敢不極卒安皇帝之所圖事。師古曰：卒終也。言我不敢不終，則是祖宗之業，安帝室所謀之事。天皆勞

王公列侯鄉大丈元士御事

師古曰陳其理而告之

天輔誠辭

人圖功所終

謀終祖宗安人之功也累力瑞反害讀曰

休輔

敵不順祖宗之意休息而輔助之勞來到反予聞

孝子善繼人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子思若考作室厥

子堂而構之

師古曰父有作室之意則子當厥父菑役

子播而穫之

師古曰父菑耕其田子當布種而收予害

敢不於身撫祖宗之所受大命

師古曰作室農人猶不得有避而不若祖宗廼有效湯武伐厥子民長其勤弗

征討叛逆也

師古曰譬有人來代其子而長養彼心反勤助之弗救其子者正以子惡故也言湯武疾惡其心亦然今

所征討不得避親當以公義

烏虖肆哉

師古曰肆陳力諸侯王公列侯鄉大丈元士御事其勉助國道明由於明智之事以助國示惟宗室之後民之表儀迪知上帝命

師古曰迪亦也而知天命

粵天輔誠爾不得易定

師古曰粵辭也天道輔誠爾不得改易天之道輔命況今天降定于漢國惟大豎人翟義劉信大逆欲相

伐于厥室豈亦知命之不易乎

師古曰言義信不知天難以千國紀是自相謀誅伐其室也豎古艱字義信事亦如之我當順天以終竟

嗇支予害敢不終予晦

師古曰嗇支治田志除草穢大田晦之事我何率寧人有一百疆土況今

師古曰言天美祖宗之事我何其極卜法敢不從言必從也

卜并吉

師古曰言循祖宗之業務在安人而美疆土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也故予大

以爾東征命不僭差師古曰言必信之矣

卜陳惟若此  
師古曰卜

如廼遣大支桓譚等班行諭告當反位孺子之意還封

譚爲明告里附城論於外也附城云如古附庸也

諸將東破陳留孟康曰留故戴國在梁今曰考城

斬劉璜首莽大喜復下詔曰太皇太后遭家不造國統

三絕師古曰謂成帝平帝皆無子矣

絕輒復續恩莫厚焉信莫立焉

孝平皇帝短命蚤崩師古曰蚤古早字

幼嗣孺沖詔予居摄予

承明詔奉社稷之任持大宗之重養六尺之託受天下

之寄戰戰兢不敢安息伏念太皇太后惟經勤分析王

道離散師古曰惟思也漢家制作之業獨未成就故博徵儒士

大興典制備物致用立功成器以爲天下利王道粲然

基業既着千載之廢百世之遺於今廼成道德庶幾於唐虞功烈比齊於紂周烈業也今翟義劉信等謀反大逆流言惑衆欲以篡位賊害我儒子罪深於管蔡惡甚於禽獸信父故東平王雲不孝不謹親毒殺其父思王名曰鉅鼠師古曰鉅大也莽誣雲呼其父曰鉅鼠也後雲竟坐大逆誅死義父故丞相方進陰謀也後云被傳兄宣靜言令色外巧內嫉師古曰靜安也令善也言其陽為安靜之言外有善色而實疾害也所殺鄉邑汝南者數十人今積惡二家迷惑相得此時命當終天所滅也義始發兵上書言宇信等與東平相輔謀反師古曰輔者東平相之名也執捕械擊欲以威民先自相被以反逆大惡也音皮義反轉相捕械此其破殄之明證也已捕斬

斷信二子穀鄉侯章德廣侯趙義母練兄宣親屬二十四人皆磔<sup>師古曰</sup>暴于長安都市四通之衢當其斬時觀者重疊<sup>多而聚積</sup>人天氣和清可謂當矣命遣大將軍共行皇天之罰<sup>讀曰恭</sup>討海內之讎功效著焉予甚喜之司馬法不云乎賞不踰時欲民速覩為善之利也今先封車騎都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為列侯戶邑之數別下遣使者持黃金印赤鼓繚朱輪車即軍中拜授<sup>服虔曰繚者即今之綬也師古曰鞶所以繫印也繚者系也謂逆受之也即就也鞶音弗繚音逆</sup>庸士<sup>孟康曰謂挺身逃亡如奴庸也</sup>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尸磔陳都市卒不得信初三輔聞翟義起自茂陵以西至汧二十三

縣盜賊並發趙明霍鴻等自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聚令<sup>師古曰聚</sup>劫略吏民衆十餘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苯晝夜抱孺子禱宗廟復拜衛尉王級為虎賁將軍大鴻臚望鄉侯閻遷為折衝將軍與甄邯王晏西擊趙明等正月虎牙將軍王邑等自關東還便引兵西彊弩將軍王駿以無功免揚武將軍劉歆歸故宮復以邑弟侍中王奇為揚武將軍城門將軍趙恢為彊弩將軍中郎將李棽為厭難將軍<sup>師古曰棽</sup>復將兵西二月明等殄滅諸縣悉平還師振旅苯乃置酒白虎殿勞饗將師大封拜先是益州蠻夷及金城塞外羌反畔時州郡擊破之苯迺并錄以小大為差封侯伯子男凡三百

九十五人。曰皆以奮怒東指西擊羌寇蠻盜反虜逆賊不得旋踵應時殄滅天下咸服之功封云莽於是自謂大得天人之助至其年十二月遂即真矣初義所收宛令劉立聞義舉兵上書願備軍吏為國討賊內報私怨莽擢立為陳留太守封明德侯始義兄宣居長安先義未發家數有怪師古曰言義未發兵之前夜聞哭聲聽之不知所在宣教授諸生滿堂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群鴈數十此驚救之已皆斷頭師古曰比必寐反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謂後母曰東郡太守文仲素傲儻師古曰傲上歷反今數有惡怪恐有妄為而大禍至也太夫人可歸為弃去宣家者師古曰言帰其本族自絕於翟氏以避害母不肯去後數月敗莽

盡壞義第宅汙池之水也音烏傳發父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柩夷滅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如淳曰野葛狼毒之屬也而下詔曰蓋聞古者伐不敬取其鱣鯀葬武軍封以為大戮於是半有京觀以懲淫慝師古曰此左傳載楚莊王之辭也鱣鯀大魚為害者也以此比敵人之勇桀者京高丘也觀謂如關形也懲創入也慝惡也鱣古鯀字迺者反虜劉信翟義音其京反覲五奚反觀工嘵反誘逆作亂于東而荅竹群盜趙明霍鴻造逆西土師古曰荅竹在整屋南界荅水之曲而多竹林遣武將征討咸伏也即今司竹園是其地矣荅音土其卒惟信義等始發自漢陽結姦無鹽殄滅於園趙明依阻槐里環隄師古曰槐里縣界其中有環曲之隄而明依之以自固也霍鴻負倚蓋屋荅竹師古曰資恃也倚於緝反咸用破碎亡有餘類其取反虜

逆賊之鱣鯢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鹽園槐里蓋屋凡  
五所各方六丈高六尺築為武軍封以為大戮薦樹之  
棘師古曰薦讀曰建表木高丈六尺所以標明也表者書曰  
反虜逆賊鱣鯢在所長吏常以秋循行師古曰行下更反勿令  
壞敗以懲淫慝焉初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以為饒師  
曰鴻隙陂名藉其溉灌及魚鹽蒲之利以多財用咸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為害  
方進為相與御史太史孔光共遣掾行視師古曰行音下更反以  
為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  
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  
陂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童謠曰壞陂誰翟  
子咸飯我豆食羹羊師古曰言田無灌漑不生稅稻又無黍稷但有豆及芋也豆食羹羊謂夏育皆古之勇義

者豆為飯也羹芋魁者以芋根為羹也飯音技晚反食音飯覆無常言禍舍福所倚誰云者兩嵩鵠師古曰託言有神來告之反乎覆陂當復師古曰事之反

司徒掾班彪曰丞相方進以孤童攜老母羈旅入京師身為儒宗致位宰相盛矣當莽之起蓋乘天威雖有責有奚益於敵師古曰責謂孟貞育謂夏育皆古之勇士言得之無益不能敵莽也責音奔義不量力懷忠憤發以墮其宗悲夫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班固

漢書八十五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谷永字子雲長安人也父吉爲衛司馬使送郅支單于  
侍子還本國也師古曰爲使而送之爲郅支所殺語在陳湯傳永  
少爲長安小史後博學經書建昭中御史大吏繁延壽師古曰即李延壽也一姓繁音江河反聞其有茂材除補屬舉爲太常丞  
數上疏言得失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  
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  
車對曰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  
納問公卿師古曰飭與敕同敕整也又下明詔帥舉直言師古曰帥守相皆令舉也帥舉直言師古曰謂公卿字或作師師衆也舉見紬繹以求咎愆師古曰紬讀曰抽紬繹者引其

端繙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師古曰造至臣材朽學也音千到反也。五事，貌言視聽思也。解在五行志則庶微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師古曰庶衆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由君也般讀至與盤同。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微降而六極至師古曰六極請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貪五曰惡六曰弱。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師古曰萬牆屏牆也解在五行志。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師古曰志在閨門謂留三告示也再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猶深也。意豈陛下師古曰志在閨門謂留。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心於女色也錯置也音反千故妻失中與師古曰妻古屢字也。內寵大盛女不遵下皆數此。

道姦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支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師古曰謁請也內則所請必行外則擅其權力言女寵盛也。昔襄姒用國宗周以喪幽王惑之卒有犬戎之禍。閭妻驕扇小雅十月之詩曰閭嬖寵之族也扇熾也臧善也魯詩曰閭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歿。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安異日爲食爲不善也。傳曰建其有極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皇大也極中大立其有中所以行九疇之義也。傳曰師古曰方內四方之內也。皇之不極是謂不達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下所執師古曰方內四方之內也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撫私之間以勞天下師古曰閔勞憂也。間放去淫弱之樂罷

劉氏曰獨音注  
今詩作艷誤  
柳文詩讀作艷

歸倡優之矣。師古曰：「矣，絕郤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

師古曰：「郤退也，享當也，言所為不善不當，天心起居有

也。」一曰：「天不祐之，不敵，享其祀也。」虞與娛同。

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師古曰：「致

而服行之，如經也。」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母淫于酒，母逸于游田。」

惟正之共。師古曰：「周書無遠之辭也。言從令以繼業。」

身恭已也。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

共讀曰：「恭。」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

德。師古曰：「虞書堯典云：『釐降二女于媯納。』嬪于虞謂堯

以二女妻舜，觀其治家，欲使治國，而舜謹敕正躬以

待二女，其德益崇。遂受堯禪也。」飭與敕同。楚莊王

得丹姬，三月不聽朝，保申誅。忍絕不復見，乃勤政事。遂

爲盟主也。師古曰：「丹姬是楚文王姬也。」莊王用申公巫

臣之諫，不納夏姬。谷永集丹字作夏，是也。今本傳作

丹，轉寫誤耳。應氏就而謬釋非。本竇也。伯讀曰：霸幽。

末補校本。南  
無效字別奉作  
之取慎也

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云。魯柏胥於齊，女社稷以傾。師古曰：「解並在五。」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姦，妬專寵，以絕驕慢之端，抑褒闇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師古曰：「秩次也。」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詩小雅白華之篇也。幽王惑於褒姒，而黜申后，故国人作後宮詩，以刺之。求言者譏成帝專寵趙昭儀也。後宮親屬餽之以財，勿與政事。師古曰：「與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師古曰：「皇父卿士，番惟司徒，刺厲王。」淫於色，故皇父之屬因嬖寵而爲官也。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莞納言，而帝命惟允。師古曰：「龍，舜臣名也。莞，字與晉同。晉主也。」虞書舜典曰：「帝曰：『四輔。』」舜命汝作納言，當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允信也。既備成王靡有過，事丞也。周書洛誥稱成王曰：「誕保文四年，未嘗有趙昭儀也。」

武受命亂誠教正左右齊栗之臣孟康曰：左右請尚書官也。齊栗言其整齊栗謹敬也。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師古曰：常伯侍使長事者也。一曰：常，使之人此為長也。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教戲驕恣之過。師古曰：則左右肅父。師古曰：艾治也。讀曰：爻。群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正百官。要在能先正其左近臣也。官枉者也枉曲也。師古曰：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師古曰：簡畧也。謂輕慢也。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師古曰：程效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寢潤之譖懇。師古曰：比周言也。潤漬漸之深也。比頻寐反則抱功脩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也。阿黨親密也。寢潤之譖懇也。

之徒不得即工李奇曰：即執工也。官也。小人日銷俊艾日隆。師古曰：艾。讀曰：乂。其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師古曰：虞書下亦同。言居官者三升考其功，三考則退其幽閭无功者升其昭明有功者。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師古曰：虞書咎繇謚之辭也。言使九德之人皆用事俊桀能之士。竝在官也。九德謂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擾而毅、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灾，天下分絕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孟康曰：本九州，洪水隔分更為十二州。謂冀、豫、青、徐、荆、揚、雍、梁、幽，并嘗也。荆所離遠相制之道微也。師古曰：十二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師古曰：呼火故反。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為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

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師古曰：親平刑，釋寃以理民。命釋解也。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古謂三月是爲一時。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古謂之辭也。言免此疾患。雖有唐堯之大灾，民無離上之心。師古曰：堯遭洪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師古曰：周書無逸之大灾。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灾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識，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師古曰：周書洪範行當於天心，則降以五福。若所為不善，則以六極畏罰。之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之解已具於前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

其下。師古曰：此洪範之傳也。注：灾氣也。共讀令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師古曰：享當上帝不豫。豫悅也。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真言。疏遠也。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對奏。天子異焉，特召見。永其夏，皆令諸方正對策。語在杜欽傳。永對畢，因曰：臣前幸得條對灾異之效禍亂所極，言關於聖聰。書陳於前陛，下委棄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皆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廢承天之至言。角無用之虛文。師古曰：也欲未殺，灾異滿謫誣天。末殺掃滅也。滿謫謂欺罔也。是故皇天勃然發怒，甲巳之間，暴殺先曷反謫來，亶反也。

宋祁曰：竟疑  
作題  
萬該曰：滿謫  
或者漫

風三漆拔樹折木師古曰自甲日也至己凡六日也漆而臻同臻至也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上特復問永對曰日食地震皇后貴妾專寵所致語在五行志是時上初即位謙讓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師古曰之授以權也陰欲自託乃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爲臣妾北無薰粥胃頓之患師古曰粥弋六反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安也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爲亡吳楚燕梁之勢百官盤互親疏相錯師古曰盤互盤結而交互也錯間雜也五字言如豕牙之盤曲大牙之相入也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師古曰申伯周申后之父洞洞屬屬小心畏忌師古曰謹也洞洞驚肅也屬屬專無重令安陽博陸之亂師古曰董仲舒合本

宋祁曰宦官或每宦字類注文同字越本作閑

宋祁曰後卷  
字當刪

通安陽上官桀傳陸霍禹也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此欲以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官官檻塞大異皆瞽說欺天者也師古曰檻義取檻檻之檻檻猶閭也其竊恐陸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昧之瞽說師古曰舍謂留也掩字与音一感反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師古曰重依也此則為攻下亦同重失天心師古曰重直用反不可之大者也師古曰此則為大不陛下即位委任遵舊未有過政元年正月白氣較可也然起乎東方師古曰較明貌也至其四月黃濁四塞覆冒京師申以大水著以震蝕師古曰申重也著明也各有占應相為表裏百官庶事無所歸倚陛下獨不怪與師古曰倚於綺反而讀曰故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興之表也黃濁冒京師王道微絕充

劉季世曰按平車  
言奉坐誅在陽  
朔初而永熙對  
乃是建始四年  
後之文實若  
為風但非固於  
休對後乃立永  
為上第擢為  
光祿大夫則  
同是建始四年中事也

則不深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雨之  
災山石之異將發不久發則灾異已極天變成形臣雖  
欲捐身闢策不及車已師古曰言禍敗既成不  
可如何也已語終辭也疏賤之  
臣至敢直陳天意師古曰識惟幄之私欲間離貴后盛妾師  
古曰間居反  
漢家使臣敢直言也師古曰右讀曰佑三上封車然後得召待  
詔一旬然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忠甚苦師古曰由從  
示腹心大臣無不可矣腹心大臣  
由至尊聞天意甚難語不可露顧具書所言因侍中奏  
陛下以示腹心大臣如淳曰永爲風言而言腹心大臣  
即作則宋祁云則字艸本改

應也夫賤人當起而京師道微二者已醜師古曰已甚也陛下  
誠深察愚臣之言致懼天地之異長思宗廟之計改往  
反過抗湛溺之意解偏駁之愛師古曰抗率也湛讀  
沈駁不問普也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便列妾得人人更進猶尚未足  
也師古曰更音公衡反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母擇好醜母避嘗  
字如淳曰王鳳上小妻弟以納後宮以嘗字乳也王章言之坐死今未及此為鳳洗前過也也師古曰苟得子耳後宮女史使令嗣而已母非有賤也師古曰論其母之貴賤後宮女史使令  
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爲福得繼  
嗣而師古曰右讀佑佑助也慰釋皇太后憂愠釋故也解謝上帝之  
謹怒則繼嗣蓄滋灾異訖息師古曰蓄多也訖上也也蓄枝元反陛下則  
右師古曰解謝上帝之

念厚為宗廟計時對者數十人永與杜欽為上第焉上背以其書示後宮後上嘗賜許皇后書采永言以責之語在外戚傳永既陰為大將軍鳳說矣能實最是由擢為光祿大夫永奏書謝鳳曰永斗筲之材師古曰筲音喻小而不大也解在公孫劉田傳筲所交反質薄學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宿素之交又无紹介而進也將軍說其狂言師古曰說讀曰悅擢之皂衣之吏廁之爭臣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懇初入皮膚至骨髓言其深也雖齊桓晉文用士雋密察父慈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師古曰察明豫子吞炭壞形以奉見異欲殺趙襄子恐人識之故吞炭以寢其聲譽面以壞其形齊客墮首公門以報恩施云智伯國士遇我故也

師古曰舍人魏子立叔邑入不与孟嘗孟嘗怒之魏子曰假与賢者齊湣王受謫孟嘗出奔魏子所与栗者到宮門自到以明孟嘗之心知氏孟嘗猶有死士何況將軍之門鳳遂厚之數年出為安定太守時上諸舅皆修經書任政事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大將軍鳳輔政尤與永善陽朔中鳳薨鳳病困薦從弟御史大夫青以自代上從之以青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師古曰召讀曰下邵其下亦同敬賢下士樂善不倦師古曰下胡亞反宜在上將久矣以大將軍在故抑鬱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幸蚤薨師古曰蚤古累字累親疏祭親疏序材能宜在君侯古謂積累其次而計之拜吏之日京師士大夫悵然失望

此皆永等愚劣不能襄揚萬分。師古曰言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師古曰屬之欲近反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內而至威賢舅執管籥於外也。愚竊不爲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之守收大伯之讓保謙謙路師古曰大伯王李之兄讓不爲嗣而適吳越閨門高枕爲知者首顧君侯與博覽者參之。詳其事師古曰參小子爲君侯安此譚得其書大感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永遠爲郡吏恐爲音所危病滿三月免音奏請永補營軍司馬永數謝罪自陳得轉爲長史音用從舅越親輔政威權損於鳳時永復說音曰將軍履上將之位食膏腴之都任周召之職擁天下之枢師古曰維持也可謂富貴之極

宋祁曰之疑作至

臣無二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將何以居之宜夙夜孳孳師古曰孳孳不執急也孳與致同執伊尹之彊德以守職匡上誅惡不避親愛舉善不避仇讐以章至公立信四方。師古曰章明也篤行三者乃可以長堪重任久享盛寵。師古曰篤厚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服虔曰太白出當居言其行遲在尚在柔榆之間質弱而行遲形小而光微如淳曰言其行遲象王音也永見音為司馬以疏間親曲從苟合也榮惑角怒明大逆行守尾其逆常也守尾變也意豈將軍忘湛漸之義委曲從順師古曰湛讀曰沈漸讀曰潛周書洪範曰沈潛剛克言人性沈密謂潛深者行之以剛則能堪也故激勸之云爾所執不彊不廣用士尚有好惡之忌湯蕩之德未純師古曰此永自知有沈潛剛克言人性沈密謂潛深者行之以剛則能堪也故激勸之云爾

宋祁曰之疑作至

解方與將相大臣乖離之萌也何故始襲司馬之號俄而金史並有此變上天至明不虛見異唯將軍畏之慎

之深思其故改求其路以享天意音猶不平薦永為讚

莞使者音薨成都侯商代為大司馬衛將軍永乃遷為

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時有黑龍見東菴上使

尚書問永受所欲言師古曰永有所言

令尚書即受之永對曰臣聞王

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

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師古曰如若上聞則商周不易

姓而迭興三王不變改而更用反更二師古曰迭徒結夏商之

將士也行道之人皆知之師古曰凡在晏然自以若天

有日莫能危師古曰自謂如日在是故惡日廣而不自

天而無有能傷危也

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師古曰下繫之辭也言安必思存不忘亡乃得保其安存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湊陳忠群臣之上顧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張晏曰夏以建寅為正應物在龍陽德由小地中色黑今黑龍見同姓象也龍陽德由大小師古曰言因之大以至大故為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爲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昂邑之類臣愚不能處也師古曰處謂斷決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

二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墮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群惡沈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師古曰今文周書泰捨之之言自取殄滅非天絕之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師古曰婦人姐已言辭用姐已逃土多罪之人親信使用尊而長之詩云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襄以威之師古曰小雅正月之詩威能滅之者乎而宗周之盛乃爲威也言火燎方盛寧有喪妣所威怨其甚也威呼恍反樂無節飲酒濡首有信之道於是遂失也濡濕也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師古曰未濟上九爻辭言耽樂二爻辭餽與饋主食避順而已無所必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師古曰與

豫讀曰詩曰懿厥惄婦爲鳩爲鳴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師古曰大雅瞻仰之詩懿善也惄智也言幽王以惄婦爲義實乃爲鳩鳩也婦謂襄姒也鳩鳩惡聲之鳥故以下以寵寢似之故生此定耳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貢頃動前朝及班婕妤之家熏灼四方賞賜無量宦虛內臧女寵至極不可上矣師古曰上猶加也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千前如傳曰本從旱賤起也謂趙李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狹不當縱釋王誅師古曰縱放也釋解也謂王法當誅者威權從橫亂政師古曰從子用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反榜鼙瘞於炮烙師古曰穿地爲坑阱以拘繫人也墮炭中矣而以絕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後怨師古曰復亦報

也音枝  
福反 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師古曰：反讀曰憐，罪之明  
者建議効治也。多繫無辜掠立迫恐。  
師古曰：推咎服之立其罪名代之爲主，至爲人起財別取物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孟康曰：以昭其享。  
師古曰：昭明也。王者必先自絕，然后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  
師古曰：謂私富財物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早字孟康曰：成帝好微行，頻離深宮之固挺身  
人以爲私客。  
師古曰：僂疾也。音頻妙反，又音匹妙反。  
晨夜與群小相隨師古曰：挺引大鼎反。  
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  
師古曰：言聚散不家，如馬鳥之集。  
閨免遁樂師古曰：閨免猶龜曲門戶奉宿衛。  
晝夜在路師古曰：勉也。遁流遁也。

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師曰：言常畏慎。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師古曰：緒謂功作之端次。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爲高，積土爲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役，重增賦斂，徵發如雨。師古曰：言其多也。役百乾谿，費疑驛山。師古曰：疑讀曰儼，儼比也。言勞役之功，百倍於楚靈王費財之廣，比於秦始皇靡敵天下。靡敵天下，靡敵也。皮反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肝膽。表晉灼曰：肝膽大也。發人冢墓，斷截骸骨，暴露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屢降，饑饉仍臻。師古曰：妻古屢流散，寃食餒死於人苦役。

道以百萬數師古曰、完亦散也、餒饑反、餒乃賄反公家無一年之畜  
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師古曰、大雅、顧陛下追觀夏商  
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照之考校也、鏡謂鑒有不合者  
臣當伏妄言之誅於節儉皆與未言同漢興九世百  
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  
中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  
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  
亦已多矣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  
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  
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

宋祁曰姚本婿作  
炳音又稱之甫  
該音義婿作  
婿青脩

邪辟之惡志讀曰、辟厲精致政專心反道師古曰、反  
絕群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師古曰、除謂補爲官者悉罷北宮  
私奴車馬婿出之具師古曰、婿亦情字耳惰出惰游也克已復禮毋貳  
微行出飲之過語稱孔子云、顏回不貳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師古曰、  
帝后所居玉堂母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  
烙之陷阱誅戮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奉上者以  
塞天下之望且寢初陵之作止諸縉လ室更減賦  
盡休力役師古曰、闕亦謂減削之謂更卒也音工衡反存鄭振採困乏之人  
以弭遠方師古曰、弭古救字也弭安也厲崇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  
餐之吏久戶厚祿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師古曰、貫聯續  
陳衆

宋祁曰載當  
作感

條諸事宜次第相續行之。不當更違異也。貫工端反。  
自觀省也。屢舊愆畢改新德既章。

師古曰  
章明也

宋祁曰工  
端及當  
作工斷  
反

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  
曰去就者言去離無德而能有德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萬死成帝性寬而好文辭文久無繼嗣數爲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变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内應展意無所依違。  
師古曰加禮而答之謂發每言事輒見荅禮。  
師古曰  
禮而答之謂發至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商密稿未令發去。  
動之音它歷反上使侍御史收永殺

過交道既者勿追。  
晉灼曰  
交道既去長安六十里近延陵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明年徵永爲大中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元延亢年爲北地太守時灾異尤數永當之官上使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曰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爲大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銃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隕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臣。  
師古曰易忘言其微賤不近記也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師古曰當諫爭謂有官守者脩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  
師古曰言不爲

諫官但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師古曰不宜復關  
郡守耳。當安也。如淳曰。不違君死不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達誠。大史瓊於正室士於適室。韓非曰。史魚卒委柩後寢衛君弔而問之曰。不能進遠伯王退孫子班以屍諫也。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張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師古曰。周書康王之身雖在外其心常當忠篤而在王室。師古曰。謂論張經也。事見點傳。李息。師古曰。諸蕃屏之臣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闈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師古曰。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爲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

明天下迺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牛勿殘履言政化所及仁道霑被雖革木至賤无所殘傷。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奉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中蕃滋。師古曰。庶衆也。中古草字也。蕃多也。音技元反符瑞並降以招保右。師古曰。保安也。右讀曰佑。言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湎荒淫。師古曰。湛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逖骨肉群小用率逃遠也。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微著郵。師古曰。悖乖也。郵字古尤同左過也。悖布內反。上天震怒灾異星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涌出妖孽並見茅星耀光。師古曰。茅与亨同音步内反。飢餓荐臻百姓短

折萬物天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讞告更命有德  
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師古曰大雅皇矣之詩也言  
而西顧見文王之德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  
而與之宅居也

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脩短時世有  
中季天道有盛衰師古曰中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  
讀曰仲

數之標季孟康曰陽九之末季涉三七之節紀至平帝曰  
乃三七二百一十歲之厄今已涉向其節紀

之遭无妄之卦運應劭曰天必先後雨而雷无妄者无所望也万物无所望於  
天灾異之最大者也師古曰取易之无妄卦爲義

直百六之灾院師古曰直當也

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師古曰雜百難先合反焉總萃貌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群灾大異交錯謂相參也

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李奇曰高祖謂至元帝以來至元帝

着記灾異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師古曰重  
未塞除也

三朝之會師古曰歲月曰三朝者之始故云三朝

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灾異師古曰畜讀曰蓄蓄積聚也

也七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飢变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  
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師古曰修德積善尚恐不濟況不隆不積者乎

內則爲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師古曰卒

讀曰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間之處師古曰閑辟

徵舒崔杼之亂師古曰陳夏徵平國齊崔杼殺其君光外則爲諸

夏下土皆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師古曰內亂則暮諸夏則曰戒有兵晏張

曰以熒惑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

師古曰分扶問反

臣永所

以破膽寒心

師古曰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后變見

于上

師古曰萌謂事之始

生如草木萌芽者也

所

易

師古曰易輕

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群小媿

媿謂事之始

黨羣也

燕飲

師古曰媒御七政反

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

御謂事之始

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

三綱君

臣父子支婦也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

師古曰懷和也保至尊之重乘帝王之威朝覲

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

臣

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前在民飢

饉而吏不卽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

不知易曰也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孟康曰膏者所以潤養人者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此難飢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反吝則凶臣吝嗇則吉論語曰出內之吝

謂之有司

易七卦九五爻辭傳之有司師古曰供

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灾水厥咎

九五爻辭傳之辭也

詁辭曰關動牡飛辟爲無道臣爲非厥咎

師古曰易詁古之謂之辭也

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飢饉

師古曰共耳

之灾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求

師古曰供無以供

愁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

師古曰共耳

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灾未悉不入今年

在之所求

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沒濫郡國五十有

餘比年喪稼比頻也

百姓失業流散群輩守閭如淳曰欲入

宿麥故云

就賤殺也

大異較炳

宋祁曰五十作十五

如彼水灾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宣損常稅自潤之時於已者當減小之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爲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灾婁至損服凶年不墮塗明王之制也師古曰墮屋也音來到反許既反詩云凡民有喪扶之詩服蒲比反扶古救字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魯哀公之辭也言百姓不得獨足乎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太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闢染內流民恣所欲之師古曰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師古曰行下更反存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

石師古曰勞慰勉也二千石謂敕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師古曰安也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下主可與爲惡而不可與爲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師古曰姿材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二難師古曰省視也深畏天異定心爲善捐忘邪志母貳舊愆厲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群小不肯爲耳對奏天子甚感其言求於經書汎爲疏達師古曰汎普音敷劍反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決如劉向父子及楊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灾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

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永所居任職師古曰：言所處爲北地太守歲餘衛將軍商薨，曲陽侯根爲票騎將軍薦永微入爲大司農歲餘永病，三月有司奏請免故事。公卿病輒賜告至永獨即時免數月卒於家。本名並以尉氏樊並反更名永云。

杜鄴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也。祖父及父積功勞皆至郡守。武帝時徙茂陵。鄴少孤其母張敞女鄴壯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以孝廉爲郎與車騎將軍王音善。平阿侯譚不受城門職後薨上聞悔之乃復令譚弟成都侯商位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如將軍府。鄴見音前與平阿有隙即說音曰：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

其求詳師古曰：詳悉也。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師古曰：戚近疏也。殊謂異於弟角弓刺不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父桓公景公立。饑懼而奔晉事在昭元年故經書秦伯之弟饑出。晉傳曰：饑弟罪秦伯也。周召則不然師古曰：言周公召公無私怨也。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爲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並爲弼疑師古曰：分職於陝謂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陝即今陝州縣也。音式冉反而說者妄云分鄭是穎川鄭縣謬矣。弼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亟也。胡闔古曰：感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竊見成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此明詔所

欲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兄議，必與及之。指爲誠發，出於將軍。則孰敢不說諭。師古曰：言此之彼必和悅，無憂乖異也。說讀曰：悅。文侯寤大鴈之獻，而父子益親。師古曰：言此之意，指皆出忠誠。來擊臣，趙倉唐進大鴈於文侯，應對以禮。文侯感寤，廢訴而召立擊。陳平共壹飯之羹，而將相加驩。師古曰：陳父子更親也。說以五百金爲絳侯所接，雖在楹階俎豆之間，其於爲具食是也。共讀曰：供。所接，一葉反。師古曰：厭。竊慕倉陸子之義，所白奧內，唯深察焉。師古曰：奧，中隱奧之處也。音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鄼。後以病去郎高爲大司馬衛將軍，除鄼主簿，以爲腹心。舉侍御史，哀帝即位遷爲涿州刺史。鄼居職，寬錦少威嚴。數年以病免。是時帝誠作餽字，謂饋。不識餽字，音義曰：今人謂饋字，音義曰：今人謂饋字，謂饋。逐易誠作餽字耳。

祖母定陶傳太后，稱皇太太后。帝母丁姬，稱帝太后。而皇后即傳太后，從弟子也。傳氏侯者三人，丁氏侯者二人。又封傳太后同母弟子鄭業爲陽信侯。傳太后左與政專權。師古曰：與。元壽元年正月朔，上以皇后父孔御侯傳晏爲大司馬衛將軍。而帝舅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票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扶陽侯韋育舉鄼方正。鄼對曰：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應劭曰：禽息里美而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闌惄，乃播出曰：臣生無補於國，而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治。下和獻寶，則足願之。師古曰：解。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爲其家；陽女雖貴，猶爲

宋祁晏本末

國字

劉奉旨文  
文王之母也  
謂繫於子也  
何預不妙

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師古曰謂婦人在家從父既嫁從丈夫死從子雖有  
文母之德必繫於子師古曰隱三年紀侯使履繩來逆女公羊傳曰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謂婚也不稱母母不通也殺謂滅  
母陰義殺也師古曰隱三年紀侯使履繩來逆女公羊傳曰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謂婚也不稱母母不通也音所例反  
之禍周襄王肉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師古曰解並在前  
漢興吕太后權私親屬又以外孫爲孝惠后是時絳嗣不明凡事多師古曰曉與暗同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案春秋灾異以指象爲言語師古曰謂天不言但以景象指意告人喻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爲陰所臨坤卦

棄離卷之三明夷之象也應劭曰明夷之卦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者初爲天子言以善聞於天也後入于地者傷賢害仁、悞惡在朝必以惡終入于地也坤以法地爲土爲母以安靜爲德震不陰之效也師古曰言地乃震是爲不遵陰道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會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師古曰會子問子從父之令可讀曰謂孝乎孔子非之事見孝經與子間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知其父母昆弟之言是也間居竟反前大司馬新都侯董宏也退伏弟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番自縕猶受封土董宏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師古曰傳遷也間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陽信侯

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

師古曰謂緣私恩而得封爵為一國之君耳非有功

也而侯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帳布在列位皆親近在位

或典兵衛或將軍也寵意並於一家積貴

之執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

皇甫雖盛三相雖隆曾爲作三車無以甚此當拜之日

掩然日食烏感反不在前後跋涉而發者明陛下謙

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師古曰尤過也言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

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恨正忘

在是師古曰尤過也謂後宮嬖幸獨偏見謂之過者師古曰由從過惡正於此

刺春秋所譏謂應天成而脩德政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忿邑非之

師古曰右讀曰佑應空保右世主如此之至柰何不應謂應天成而脩德政

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動謂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天乃

暴過成王怛然雷電以風未盡偃大木斯拔王乃啓金大風

事皆考於古者以厭下心音一贊反則黎庶群生無不說喜

師古曰說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古

疑也鄼未拜病卒鄼言民訛言行善及谷永言王者買

私田彗星墮石牛飛之占語在五行志初鄼從張吉學

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學師古曰  
文字之學也周禮八歲入小学謂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故因名云鄴子林清靜好古亦有雅材建武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

贊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丁傳在孝哀時故杜鄴敢譏丁傳而欽永不敢言王氏其執然也及欽欲挹損鳳權而鄴附會音商永陳三七之戒斯爲忠焉至其引申伯以阿鳳隙平阿於車騎師古曰謂勸王職指金火以求合萬之德未純冀音親已忘舊怨也可謂諒不足而談有餘者師古曰諒信也孔子稱友多聞三人近之矣師古曰孔子云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贊言杜鄴杜欽谷永无直諒之德但多聞也

谷永杜鄴傳第十五



